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三號

陝北輿論界

評魏德邁離華聲明

人民將以雪片般的捷報回答他的滿紙荒唐話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此間輿論界皆以冷笑態度，對待魏德邁二十四日離華聲明。茲綜合新聞界各方面談論如下：

魏德邁離華聲明，最大的貢獻，是說明了三件大事，即：第一，蔣介石獨裁統治的貪污無恥和腐敗「羅列」，已經無可掩飾；第二，全中國人民對蔣獨夫統治與美國侵略的憤恨與其「滅此朝食」的要求，已無從在全世界之前加以抹煞；第三，解放區人民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不可戰勝的力量，就連這個美國帝國主義「特使」，也感到無法再加掩飾了。

[illegible]是魏德邁把助蔣內戰進攻人民的壞事件件戳光，而在離華那天，故意不發表「勸共撤」式的聲明，却反而滿口胡講什麼「永久和平」「人民福利」等等鬼話的具體原因。魏德邁一面於蔣介石裝備軍隊，給他佈置「開放對日貿易」來補充內戰財政與軍火的困難，派遣美國來支持他的殺人統治之後，發覺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蔣政府既如此「顢預無能」，[illegible]可能的失敗主義」，而美國帝國主義目前仍只能通過「既無能」「而又無[illegible]」聲名狼藉的人士之參多」的蔣政府來統治中國。魏德邁實際上陷入矛盾，於是不得不一面裝模作樣，「批評批評」蔣政府的「政府組織內，尤其是省政機關內擔任負責職位之官吏貪污」，兔發表宣示要求蔣賊大規模「改革」了。這樣故作「公正」狀的惡心相，固是「[illegible]」，却也說明了魏德邁在全[illegible]的手，也看到了在世界人民一致指斥與中國內戰與美[illegible]論都驚起中斥的情況下，至實持內戰名聲影響不的政府已是如何的困難以至不能不「忠言之誠，令人喪氣」的。但可是兒子終是兒子，東西是要給的，但要[illegible]自己家當已萬分困難，經濟恐慌和已經有些不濟，錢是要緊的，心是痛的，一時煩惱，因而只得罵了兩句，兒子是會非常打滾的，可能滿地打滾起來，於是逼得又說重了一些。然而罵了之後又怎麼好呢？兒子是不肯了，就算再打回去[illegible]

光，再給他兩個銅板與一段紙糊刀槍，結果兒子仍是個滿臉滿尾沒出息的[illegible]家子，倒是事實。正因為如此，當南京一幫狐群狗黨熱烘烘的「興盛」一陣大，兩點小，魏德邁初到時，「可鄙地失了一陣，然而曾幾何時，「可憐」天了，啟示[illegible]衝的魏德邁怨聲」，「來華」失誤，就[illegible]魏德邁自己也像「來華」供認中的一員，臨走時，唯一能說的，就只剩了一句「軍事力量本身時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了，於是在中國人民的愛國自衛戰爭氣氛下，只好夾着尾巴溜掉。

「巡按使」的大喜劇就這樣下場，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便只好有聲無力的哀鳴「惡共在我」了。然而有人說狼溜走時，循例總得放一個屁，魏德邁臨走時，目的決不[illegible]的什麼「和平」，只是胡扯給中共當頭於他內戰責任推給中共，天竟技倆起碼欺騙自命，一十面弄巧反成拙的大失敗，魏德邁把這鍋了時的老套來招搖，更是欺騙不了任何人。魏德邁固然滿腹牢騷的透露了，但他給了蔣介石以若干個師的裝備是事實，可以能回到最高機關以後，蔣日將賊快會持台，而仍促加強殺戮加強搜刮賦稅之類，也像有可能，而蔣賊將搜集一切殘餘鋼鐵來掙扎一番，也是必然的事實。我們是明白魏德邁之流的，他絕不會夠因美國使大哭一場，從此覺悟，把寫中國人民的頭，同此刻又要兒子出息，但在因為如此，洋爸爸的美帝國主義在魏德邁之前，兒子未證明絕對抵賴之前，支持他繼續撥戰一陣。蔣介石說得的：一打完亦完，不打完亦完，寧可打完，不可打不完，打亦完不完，打到完，之，「完」是一定的，但是美帝國主義對蔣賊走必完「寧可打完了完」，也無所適從。解放區老百姓對這殘餘至為洞燎，因此全解放區全中國人民的決心就至於明確。

「永久和平」只有在徹底結束蔣介石貪污腐朽「獨裁」的統治，和把美帝國主義勢力徹底驅逐出中國以後，才有堅實可靠的基礎。全國人民愛國自衛戰爭的各個戰場，將在後方的各方面民衆行動將會有雪片般的捷報來回答魏德邁的滿紙荒唐話……

忻東某村民兵

奮戰三十六時抗敵千餘

踏雷拉雷轟成一片，斃傷敵四十三人，我民兵只傷二人。

（新華社雁門訊）忻東某村民兵，英勇戰鬥，迭退閻匪八次進犯（敵第七次進犯，詳見七月廿日本報一版），共斃傷敵連長以下八十七名。一六分區武委會特頒令嘉獎，號召共邊緣區民兵學習，並記大功一次，分區首長亦親臨慰勉。該村民兵第八次戰鬥經過情形報導如下：

七月十三日拂曉，閻匪又集結偽保安十六團、四十師三團及由日軍編成之保安二大隊共一千多人，繞山向一門、保六等三門和鋼重砲，依十餘挺向該村作第八次大規模報復進攻。村民除一部份老弱外均已轉移，高民兵們在區正副隊長率領下，守備要地[illegible]，敵人被迫[illegible]民兵的三十多顆手榴彈炸，拉雷踏雷轟成一片，敵人[illegible]四個。敵入夜，又遭到民兵的襲擊，燒成[illegible]在村中[illegible]老弱一、兩個，並[illegible]面給我們在村中[illegible]民兵在[illegible]；「一有我們在，你們受[illegible]！」民兵們火力[illegible]，敵[illegible]；把[illegible]敵人[illegible]在戰鬥[illegible]持到第二天上午，敵人在[illegible]下，回到一處[illegible]，六個閻匪登時血肉[illegible]飛；[illegible]

另有閻匪十三名死傷於雷與攻某處地帶中。在敵十倍敵人不停進攻下，民兵們奮戰三十六小時，至十四日下午，始因彈盡，突圍退出。一天半中，共斃傷敵連長以下四十三人（內日軍四名），民兵只輕傷二人。

（李勝、伊川）

閻賊自供

抓丁暴政等於土匪

（新華社雁門訊）（遲到）駐忻縣城外之閻偽崞縣保安警察大隊第二中

（新華社呂梁二十八日電）閻賊對其以瘋狂抓兵解決內戰兵源，達致幾成[illegible]，表示了絕望的悲鳴。據我最近繳獲之敵機關刊物第十三期第七頁內，六月七日閻賊對十日會議與會人員訓示，「[illegible]供稱：「抓兵老作案命事，抓兵作壞是老都政治習事的事，第一失了政信，已百姓說我的話不算話（按閻賊詐話欺騙群衆的話）；第二是失了政格，我們的行政等於土匪；第三是因抓兵壯丁全跑了，使兵役行政不能推行，與土匪行為無異；第四、村中無人不能搞生產，軍隊給養缺乏；第五、人民跑了沒人種地，將來軍民均不會有飯吃。」閻賊哀叫：「我們活不成了。」（馬明）

壯丁全跑了，軍要餓死

閻賊哀鳴「活不成了」

文四區婆山民兵

七顆雷炸退搶糧敵

（文水訊）八月二十六日，敵以一個團兵力，分兩路向我四區婆山進犯搶糧，一路由文水城出犯，從石岸溝上山，剛爬到半山，遭我民兵預伏的三顆地雷，死二傷六。一路從開柵連出犯，由北徐村上山，遭我民兵參戰阻擊，敵人倉惶潰退，在混戰中，又一響了三顆地雷，炸死二名，並傷九名。北徐村又死了四名。嚇得兩路敵人飛回去了。次日又以一個連的兵力企圖到我泉泉寺搶糧，又踏響了一顆地雷，剛走至山底，死傷各一，至此再未敢來犯，敵人向我山地進擾。（林哲）

（新華社雁門訊）八月四日，盤踞忻縣部落鎮的閻匪「搜剿隊」、「工作隊」、「好鴻隊」及偽鄉公所等地主武裝五十餘人，竄犯我金山區的「二三中隊」。敵剛出村時，我民兵即發覺，將匪逼到大有莊村，激戰半小時，生俘匪十名，繳步槍四支、子彈二百四十六發、手榴彈一百顆、指揮刀一把，我傷鄉幹二人。（正一）

有頭九人於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同閻偽民兵、鄉公所等從崞三區泥河村，當路繞過河開一忻口北五塢〇時，踏中我地雷，炸死一人，逃跑一人。排長以下四人被我游擊小組俘虜。並繳獲短槍四支，子彈百發。（孟一川）

（消太徐訊）八月六日，石千峪閻匪百餘人，到我某村搶糧，在路旁[illegible]，被我某部伏擊，打死敵班長一名，俘五名，繳獲步槍五支，子彈四百餘發。（尋健生）

（新華社呂梁電）本月十八日晚，我平介獨立營一排長，率某排，於汾陽狄家社擊斃搶掠蠢澄之閻賊製會頭目[illegible]鄭應榮及指導員[illegible]、等三人，繳步槍一支。（天明）

有苦農民張守林

拔年蓬能解決五十天口糧

（新華社雁門訊）寧武北莊子村貧農張守林，看到夭荒不歇收，明春日難，以他家人口和生活用困難，乃於夏收、秋收期間，隨處拔年蓬，從八月五日起十餘天中，拔之年蓬打完後可收籽一石三斗（大斗），以每斗實落六升算，實收籽八斗，能餵七小牛八斤計，是他家四口人明春五十天口糧。年蓬籽子，一個可解決一個牛二十五天到一個月的牛草。目前他兩個小子每日還在繼續拔。（馬昌明）

河曲六區各村

貧苦羣衆買牛驢扣荒

（河曲訊）六區各村貧苦羣衆，積極加緊扣荒，今年[illegible]打糧，發動貧苦羣衆買耕畜，現已買。[illegible]五個村貧苦農民，如郭狄家[illegible]蓋村[illegible]，決定仁義幫助貧苦羣衆買耕畜，每戶一頭，[illegible]是在合作社出錢買的，並由村長出租小米五斗，五分幾石八升，給貧苦分配汚的地，汐向各地小調八斗，[illegible]下了的土地，已買了十石。現已結成了村副村長已買了十個耕牛，牲口戶解決了困難，二三七個快的村抗旱的播種，在一在分到荒地落的牛，還有在幾戶，史小招呼三牛，老人民一家一齊買，一勞畜的，勸導家撥資了，[illegible]買牲畜，苦一[illegible]莊子窩村貧苦農民，李有生因老成三[illegible]閻地主的[illegible]牲口一頭，[illegible]政村貧農自己買牲口，[illegible]討論買牲口中。（高石鈞）

河曲寺墕村

群衆反覆討論確定分配等級

完成土地分配工作

（河曲訊）三區寺墕自然村經過群衆反覆討論和三次修改，完成了土地分配。因分配工作是最複雜最繁重的工作，是否妥當，僅提供參考。該村在縣工作團領導下，向地主清算出六百九十三畝土地，分配開始，群衆紛紛議論過去分配的缺點，並且對統一分配原則缺乏信心，說：「斷法難好，就怕分不公道」。在檢查中群衆提到過去幹部歷個民主，從清算鬥爭到分配果實，都由那些「積極份子」和二流子把持，去年七月的清算鬥爭，就是一個例子。開始只有十八個「積極份子」清算，他們捨住大門不讓其他群衆參加，後來雖然又吸收了十多個人，果實又全給「積極份子」分去了，而無地缺地的農民依然沒有分到土地和鬥爭果實。尤其嚴重的那些躍入清算的地主都趁機混入清算，乘機發財。如破產地主張抑兩口人就分去了十畝好地。群衆稱這些人不是鬥爭的積極份子，是分果實的「積極份子」，這種分配是「壞圪堆上添土」。大家對過去幹部包庇地主、多分果實的錯誤，給予嚴格批評，他們氣憤得說：「咱們是吃苦人，幾輩子沒地，窮得連個意見都不能發表了」。領導上根據群衆的意見，把過去多得果實的退回，地主或富農竊取的果實也全部退出，一共糾正了十二戶。這樣才清除了過去論積極論多分的錯誤，通過按人口與貧苦程度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的原則。

互相比較貧苦程度

照顧了底子上的人

作劃分等級的時候，無地缺地農民自動報名，再經群衆民主討論。第一次討論中，有些中農抗拒這一分配原則，往往藉口說貧苦群衆在生產上有毛病，或者提高貧苦群衆的經濟狀況，將等級往下拉。同時，對貧苦程度的根據，也發生了爭論，有的按一無所有，有的按生產方式是否「活套」，有的按鰥寡孤獨，所以在討論中意見紛歧，如討論到獨身漢張紅世時，有人主張把他列在三等，說他一人養活一人不費事，其實他只有三垧壞地，從小攬工，扭挑跑口外，常年有吃沒穿。在這種雜思想下，討論結果，頭等戶僅有八戶，二等三十四戶，三等四十一戶。後來貧農小組專門開了會，反映了自己困苦的實情，並對沒根據貧農利益的思想展開了爭論，如僱工張三小說：「有人說張紅世一人養活一個人，其實討飯的常是一個人，他也想人多；可是這個老婆也娶不起。自己沒好窯，怎能過好呢？」貧農張二計綿說：「說咱活套，列在三等，但我活套的既沒買下房，也沒置下地，家裏要甚沒甚，扭上扭子跑上兩回，人家歇晌咱不歇，才鬧的不吃飯，這就算活套嗎？」最後經過貧農小組，在群衆中分別進行教育討論，大家認爲應該扶助底子上的人，才做了最後決定。於是又改變等級，有十八戶列爲頭等，三十八戶列爲二等，十二戶列爲三等。

好地壞地分別計算

抽瘦補肥達到公平

等級確定以後，群衆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掌握垧大垧小（後決定以畝計算）、產量高低、好地壞地、遠地近地的問題，特別對清算回來的土地，通去敵僞不實，通產不妥，曾經過重新評定。關於地質好壞，群衆意見按通常分開上中下，每畝以三斗五以上者爲上地，二斗三至三斗五爲中地，二斗以下爲下地。確定遠地近地以遠離爲標準，遠五回以下爲遠地，遠六至八回爲近中地，遠九回以上爲近地。然後把無地缺地農民原有土地和清算回來的土地，按產量、上中下、遠近，分別登記，統一計算，得出一個平均數：每人應得產量地七畝零六，產量一石八斗九，遠地一畝一畝八，近地一畝八二，近中地三畝四；在質量佔有上上地二畝，中地三畝，下地一畝八，作爲分配標準。具體分配時，再經群衆討論，照顧遠地多的，在本人同意下，進行抽補肥。如張二位，五口人，頭種下地十八畝，產量三石五斗一升六，這次抽出下地十五畝，補上中地二十三畝，分，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個別不願抽的，只補上地或中地。分配結果，得地農民在數量及質量上，都相當於原來中農水平，不少的已超過。頭等分到通產一石九斗八，二等一石八，三等一石六斗九九五。（寺墕工作組）

×　×　×　×　×

澗石曹家坡等村的調劑

未按貧苦程度分配

幹部多分，給破產地主等也分了

（澗石訊）三區曹家坡幹部李玉常等，向本村地主和富農調劑出小米四石一斗，可是不按貧苦程度分配，他們分配給的二十三家中，就有三戶破產地主，自然村幹部不論貧富，每人都有一份，李繼來本來還有二石餘米，也分了一斗。石斷口無根的貧苦農民王俊云（六口人）、李步堂（五口人）才每家分了一斗四升。這一問題發現後，已將地主、富農及不應借的幹部，全部退出補給給貧苦戶！又任家山村解決口糧中也是幹部都有份，且比群衆分的多。幹部任興鳴，一家四口人即分了一石一斗，後全村幹部只剩下行政村農會任興勝一人（富裕中農）未分，但在自然村幹部討論下說也應分給白豆一斗，後任說：「如給我一斗，我是要扁豆，不要白豆。」結果就給了一斗扁豆。（世亮、桂英、登恆、致富）

醫院梁與隆同志警覺高

從送飯發現綫索

扣捕地主張邦俊

（本報訊）神池小辛莊地主張邦俊偷跑了已經六個多月了，七月的一天，他兒子突然往野地裏送飯，被第二野戰醫院梁與隆同志看見，當即報告組織及自然村幹部。但該村幹部並不重視這件事情，醫院同志再三提醒他們，才承應「我們開會討論一下吧！」醫院同志遂順此綫索，進行偵察，終於將其扣獲，送交政府，以便由群衆徹底清算。按張邦俊係閻僞忠實走狗，抗戰前當了區長八年，山西省檢查委員會委員五年，日寇侵佔神池後，四五年初當了僞井儒聯合村的大村長，不到兩月，爲我軍活捉。四五年冬群衆曾向他清算出牛車衣服等許東西，四六年張被我軍釋放回後，裝「開明」「獻」了幾十垧地，其他財產一概未動。今年一月爲抗交公糧及逃避清算而逃跑，七月間潛回本村，偷竇財物，準備向更遠的逃跑，乃被發現扣捕。（石板）

流氓份子徐拴住

混入民兵欺壓群衆

這樣的人不允許繼續當民兵

（神池訊）二區西龍門莊民兵小隊長徐拴住，四零年曾當過僞「守備隊」，是一個灰鬼，四四年溜回家後，混入民兵，竟被當時領導上提拔爲小隊長，隨即在村中貪污敗壞群衆。他家裏有一條牛，去年十月間派他到口泉服抗勤，剛走到幾井就偷跑回來，其餘的走了四十天，他卻走了一天，可是他硬說住過差小隊長，叫給他頂四十天的抗勤工。今年五月，向地主和富農門挖出來的救麥，未經群衆允許，他也私自和主任高四貪污了五斗（大斗），至今未退。此外，勾姦中農馬海旺的老婆達二年之久，今年七月，更挑撥該女人鬧離婚，馬海旺忍無可忍，便在一個夜間，把他和該女人一起捉了姦，扣交村公所，押了二天，經警告、教育、批評後，始取保被釋回，但他仍不悔悟，又假借其所帶給之民兵馬三人（也是個灰鬼）以一等與馬海旺作對，將馬從地裏喚回審問苦芥豆，總過四次，最多的一次是七八十斤。馬海旺曾式報告到村公所，但他們以徐過的說：「到村公所你能把我們拿到三上，做到四上了」前次提了春季後怎，誰能你怎了！」村長於本月十二日去召開群衆大會，大家向徐某提出許多見不了人的灰事，最後撤了他的職位，但仍留民兵內查看，如久後不改，開除民兵，再行懲罰。（張鳳山）

編者按

根據這個材料看來，徐拴住是個流氓份子，是無疑的。民兵組織內不允許有流氓存在，過去吸收提拔是錯誤的，今天仍然留下更是不對的。徐拴住勾姦馬海旺的女人，是犯法行爲，但村公所只「扣了兩天，批評教育釋放」，這對徐某未免太寬大了，而對該村的群衆也太不負責了。至馬海旺二次告狀後，村長亦未故手交給群衆處理，僅僅宣佈撤職，這樣的處理是值得考慮。我們認爲，此人應該交給群衆處理。

第二野戰醫院

在大雨傾盆中

助民搶堵山洪

崞嵐境內水推田禾千垧

（本報訊）第二野戰醫院在八月二十一日的傾盆大雨中，幫助駐村老鄉堵口，使十幾家老鄉免於山洪沖毀。當時山洪兇湧，直向村莊而來，有的老鄉家盆盆罐罐已漂起來了，特別是村南十幾家最是危險，水流出地面五六尺，只隔一道牆擋着。醫院當即集合全體同志冒大雨搶救。水勢越來越大，土牆一連被沖開三次口子，李科長、王幹事、孟枝樞、宋炳山等同志不顧一切的跳到水裏去，用門板、豆秸搶堵，才將缺口堵住，該十幾家老鄉方保無事。回來時同志們全身淋濕，冷得發抖，老鄉們很是感激。（石板）

（崞嵐訊）八月七、二日縣到各地因連日大雨，山洪突然暴發，大部溝河灘坪地被大水淹沒，據全縣（缺五個區不完全）十一個行政村材料統計，共被推毀田苗一千四百零二垧，災情最嚴重者爲三、四兩區，三區之大莊會一村被毀田苗即達三百九十三垧，四區楊坪沿河原有水坪地三百垧左右，有一百一十一垧零五分被推毀了，還另一百二十垧坪地，水推岩七十九垧半，並推走毛驢一個，大犍牛一條，男人二個，十六、七歲的四女一個；此外，有一老婦因撈柴，亦被淹死，屍首直沖到五區九原坪，始被撈獲。現領導上除派幹部分赴受災各村安撫外，正發動群衆進行搶救中。（王漢章）

汾陽七區各村

防野獸保秋禾

（新華社呂梁電）汾陽七區頭二王莊川山地野豬、狼豹、野雞等，在莊禾成熟期間，糟踏很厲害。爲多打糧食渡荒，七區已指示各村保苗，免受損失。現各村已在山上搭棚掏窯，晝夜守山。閻家社已壓好火藥火槍給守山人帶。又，該區秋禾茁壯，玉米子高過人頂，穀子高及胸部，山藥開花結子。爲保苗增產，各村正在起鋤。（谷斐）

興縣縣府撥糧三十四石

救濟受雹災群衆

並指示各區村發動群衆翻地

（興縣訊）縣府已撥小米三十四小石，救濟遭受雹災的村莊。據派出調查災情的人員稱：此次（八月十一日）遭受雹災村莊共四十個半自然村（一區十七個半，二區三個，三區二十個），災區縱橫六十至八十里，被打壞的莊稼達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垧。損失最重的如一區石嶺坨台，全村四十六戶，種地七百七十八垧，除已收的一百零一垧豆田外，僅有三垧地未打壞，沒有一點收成的即達三百六十八垧，其餘只有三四分以下的收成。受災最重的有八家，其中三家現在就沒辦法。僱工周思富，今年新立莊戶，共種十四垧地（在一塊），除掉欲山藥有一二分收成外，其餘全被打毀，自遭雹災後，他沒有辦法，家裏只有從打下的四小斗豌豆，二升蔴豆，想留著沒吃的，把豌豆吃了明年沒有籽種，冬衣問題也沒辦法。這些受災村莊除已向地主和富農借糧調劑，解決一部份口糧外，縣府特撥小米三十四小石，救濟受災的貧苦農民，並指示各區村，按受災貧苦農民的具體困難，由群衆討論分配，一定要用在翻秋地和鋤草上，幫助他們全部或大部翻過被打田地，準備明春早種，以防春旱。（國主）

（救）（荒）（拾）（零）

組織耕牛開荒地

朔縣二區北榆林村群衆，爲了防備明年春荒，開展多開荒地。今年土地改革中，貧僱農所得的畜力：有的分了牛，有的分了驢，不便合理使用。因此組織了牛犋變工，由群衆民主決定：三個勞工變一垧牛工，三個人工是一垧牛工，吃自己的飯。全村現已組織起十八犋牛，開墾荒地九十畝、遠墾九十六畝半，荒地四十八畝，每天由生產互助小組進行檢查，全村翻荒地正組織進行中。

添種秋菜拔野菜

該村婦女委員會鼓勵貧僱農婦女播種秋菜，兩前種了蔓菁三十五畝，兩後又種了二十二畝，目前已是一片綠。現在貧僱農婦女們，即轉於拔野菜，如榆錢、洋辣子等，晒乾後，能頂飯菜吃。

年荒間要注重節省渡日

今年田禾欠佳，不論夏田秋田，都受到嚴重損害，因此該村農民一致認爲節省還是很重要的問題。在群衆會上，批評了貧農楊三娃娃不會過光景，自打下幾顆麥子，就連煮吃包子和白麵條，連一點籽種也不留，忘了春天吞嚥糠菜的日子怎樣過。同時又表揚了最會過光景的貧農韓三、中農李愷：在田打下後，首先留下明春的籽種，把所剩點的一點糧食，有計劃的和雜菜摻和在一起來吃，並且採了很多野菜，都已曬乾儲存起來。大家都願向他們學習。（陳介平）

一週戰況
（八月廿一日至廿七日）

西北戰場緊接榆林外圍勝利之後，又獲大捷。胡宗南爲援救榆林孤軍，匆匆分兵三路，闖入綏米，卻犯了兵家大忌，給西北人民解放軍以絕妙機會殲滅。本月二十日，我人民解放軍於米脂北四十里之沙家店，經一日激戰，殲胡部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師，其規模在西北戰場說，僅是空前的。自五月尾至七月初西北人民解放軍在隴東與三邊殲滅胡宗南三個旅以後，記者曾指出：估計胡軍進陝北已處於更孤立地位，人民解放軍在鄂陝邊區捕獲殲胡之後，就贏得了今後全部消滅胡宗南匪軍的積極條件。歷史的預見一點不錯，現在胡宗南已在自食苦果。由於蔣胡嫡系三十六師的被殲，胡宗南在陝北的全部兵力只剩十四個旅，能機動的兵力再不會超過七個旅，而蔣胡後方的空虛，將給廣大游擊戰爭以發展良機。這一形勢，正如本社記者所指出，西北戰局已根本改變，蔣胡三十六師的被殲，標誌着西北人民解放軍反攻的開始，也是解放大西北新階段的開始，並配合着全國各戰場的反攻。

在晉察冀戰場，正當中央社發佈「平津保」「清剿」勝利之時，我人民解放軍於二十四日一舉收復了正定城，殲[illegible]於平津保三角地區及石莊，太原外圍，[illegible]將傅作義軍三萬餘，[illegible]的蔣傅軍，連美國人也不能不承認蔣介石已保不了一條鐵路。在熱西，地方武裝於月初擊潰由豐平出犯的蔣軍十三軍九十八師，殲傷其四百餘。晉綏地方武裝於八月中旬收復[illegible]，再度收復寧城，[illegible]城亦第三次回到人民手中。

本週來，由於各戰場解放軍的鐵拳，打得蔣軍手腳無措，步調混亂，以致美國主子魏德邁也不得不於臨去之時，說出蔣匪徒「陷於可驚之失敗主義，官兵之士氣消沉」，以及「軍事力量本身將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之類洩氣話。在蔣介石軍事危機日益深重之下，加上人民解放軍與各地民主政府以及民兵強大的政治攻勢的開展，蔣軍士兵的逃亡，投奔解放軍，勸[illegible]的一萬將記「還鄉團」，[illegible]說先後來歸者已有五千人。在我政治攻勢下，蔣軍的逃亡也日益增加，豫中蔣軍一般常逃兵因逃路被抓回去之後，蔣軍團長召集全團官兵大會當衆將他活埋，但他在臨死前，仍英勇不屈，大呼：「弟兄們，我走錯了路，不該向西南走，要向東北走，就能找到新四軍。」因此教訓，蔣另一逃兵杜才明就能於[illegible]三名逃跑後，安然到達新四軍。在晉綏，閻偽軍逃亡也日見衆多，最近兩個月內，收容了五百多人。在冀中，我容定（新設縣，在容城、定興間）縣府特設了「蔣軍與偽軍收容所」，八天中收容了二百廿餘人，最近五天，又收容了二十餘人。蔣偽軍寶坻、霸縣、定縣時，士兵乘機逃跑，僅僅冀中三分區政治部四天中，即收容了五十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也正發動大政治攻勢，以瓦解路蔣軍，重開軍心渙散的晉西、豫北、皖南殘留蔣軍。蔣軍寇戰逃亡的日衆，已更顯著地表現出蔣介石統治的窮途末路了。

眞理報觀察家評
魏德邁來華任務：
妄圖挽回國民黨失敗

（新華社陝北廿七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廿五日訊：眞理報國際問題觀察家馬利寧評論魏德邁使華，指出魏德邁之任務，是企圖爭取時間，並以軍事經濟援助，挽回國民黨的失敗，這是不能掩飾的事實。馬氏稱：如衆周預料者，魏德邁屢次聲明，都掩飾了一個要點，即他的來華，並不是因爲他不知道中國時局特點的一些事實，而相反地，是因爲他知道的太清楚了，魏的來華，並不是爲了調查情況，而是要來改變它。密勒氏評論週報寫道：「毫無疑問的，在魏德邁前的實際困難，是給中國（蔣）政府以經濟援助呢，還是無掩飾的軍事援助。問題在於給中國（蔣）的「援助」，是否應仿效希臘的形式「杜魯門主義」，或是效法西歐的形式「馬歇爾計劃」。」然而密勒氏評論報把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對立來看，是把事實歪曲了，魏德邁使命的就是以證明甚看法，是無根據的最高明的。如所週知，最近國民黨依靠美國無數的軍事經濟援助，而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攻勢，已無恥地失敗了。國民黨領袖們卻不甘心，正在準備新攻勢，並將其最後希望寄托於美國更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上。最近中國某一報紙寫道：魏德邁使團的主要任務，是爲完成改組國民黨的軍隊而爭取時間，以便一俟其改組與訓練完成，即向中國人民所放棄發動「絕不可當的攻勢」。此足說明魏德邁使華任務，絕非什麼「調査事實」。

魏德邁離華時發表聲明
擺出主子架子訓誡走狗
妄圖繼續欺騙憤怒的中國人民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南京廣播：魏德邁於二十四日離華時，發表聲明，訓誡其走狗蔣介石國民黨「肅清」貪污及「失敗主義」，以便一改「革」政治經濟，以「消滅」中國人民力量與中國共黨。魏德邁爲掩飾其援蔣內戰，並妄圖繼續欺騙憤怒的中國人民計，以懇切的方式宣稱：「爲內爭所苦之中國人民，極渴望和平。」魏德邁並對中國共產黨，横加誣蠛，要中共自動放下武器。聲明稱：「余今自見中國各地大有冷淡無情與麻木不仁之現象，對眼前之問題不求解決，而以相當之時間與精力，擲於譴責外來之影響，或覓取外來的協助。多數幹練「愛國」（按應該爲「賣國」）之中國人士，應充滿希望與決心者，反陷於可鄙的失敗主義，官之誠屬令人氣餒。」又說：「一般所應接受者，即軍事力量本身不能消滅共產主義。」魏德邁擺出主人的架子，中斥國民黨政府內「貪汚或無能，或貪汚[illegible]人士之衆多」，要蔣介石實行所謂「大刀闊斧之政治及經濟改革」，表示以此蔣介石即可獲得「大多數中國人民一致及熱誠支持」。

民盟發言人羅隆基評：
魏德邁聲明偏袒蔣黨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路透社南京二十五日訊：民盟宣傳主委兼發言人羅隆基評魏德邁離華聲明稱：魏德邁（缺十字）並未能提出取消內戰的具體辦法。魏德邁要求共產黨停止使用武力反對（蔣）政府，僅只提出一種偏袒的意見。

美重用日戰犯長谷川
監督建築華南軍事基地
並起用日人在台訓練蔣軍

（新華社陝北廿七日電）據塔斯社南京廿六日電：香港華商報發表台北消息，據台灣某國民黨高級人員稱：前日本台灣總督長谷川，實際上已被美國任命爲華南沿海海空軍基地建築事宜的監督者，海南島、瓊州、台灣等地皆在內。該官員稱：「長谷川名義上是日本移民團長，負研究台灣日本移民之責，但實際是監督這些海空軍基地的建築。中日戰爭爆發時，長谷川爲日本專任侵華艦隊司令，對南中國海戰爭爲熟悉，戰時爲日本台灣總督，台灣的全部海空軍設備，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計劃組建的，因此美國認爲他完全勝任此職，這便說明了爲什麼到今日長谷川尚未作爲戰犯傳訊的原因。」該官員並稱：「因爲美國擬在台灣訓練六十萬中國軍隊（指蔣軍），今後將有大量的日人來台灣當教官，因大多數台灣青年既不懂英語，又不懂國語，所以只能用日語來訓練，故需要日本軍官，若干日本軍官業已到了台灣，其餘的可望於年底前到達。」

華商報繼續揭露
蔣賊賣國求援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魏德邁在華期間，蔣介石賣國求援之行爲，續被揭露，據塔斯社南京二十六日電：香港華商報載南京消息稱：「蔣介石曾向魏德邁提出裝備與訓練二十二個師（包含六十個旅）的步兵，供給轟炸機三百架，戰鬥機二百架，以供改革金融制度與發展貿易工業之用等項要求，蔣介石則答應美國方面派遣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代表團或顧問團來華，無限期的駐南京，以監督中（蔣）美協定的履行，並予在華美人以與中國公民平等的權利。」

膠東嶗山區成立治安大隊
保護農民翻身利益

（新華社山東[illegible]日電）膠東嶗山[illegible]日前在翻身大會上，成立區治安大隊，以貧僱爲骨幹，除及村糾察隊，保證農民翻身秩序。該區治安大隊任務如下：（一）根據全體勞動人民要求，保護農民翻身利益，如有地主惡霸侵犯，負責保衛拘捕鎮壓。（二）負責全體農民安全，如有特務騷動，即協助村武裝解決。（三）大隊爲全區農民軍事上最高權力機關，如有非法武裝干涉農民運動，竊取農民利益者，有權繳械。（四）負責保衛一切支援前線、軍需運輸及傷病員之安全，如有竊取偷盜者，負責管理被清算後之地主，並粉碎其各種陰謀活動。（五）大隊一切服從區農民大會的決議，大隊負責人完全由全區農民選舉，農民服務不稱職者可爲罷免。

予美獨佔中國港口特權
蔣政府奴才面孔
美庇護下的日船竟亦可進入我國港口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香港二十四日消息：前經蔣政府確定的總應美國獨佔中國港口利益的外國商輪輸入中國港口辦法，現已開始實施。該辦法確定外國商輪進入一個以上之中國港口，限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但與蔣政府訂有「五惠」條約者例外，九龍美國方面已接獲關於實施此項辦法之通知，該辦法係由蔣記海關總稅務司美人李度所發出，通知中特別強調『凡有「五惠」條約國家之商船，在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得繼續進入一個以上之中國港口。』在此一規定下，只有美國才享有「進入一個以上中國港口」的特權，因迄今爲止，只有美國與蔣政府訂有「五惠」條定。不過除美國以外，在美國庇護下之日本船隻，當可繼續進出中國港口，因今年二月蔣記行政院會通過一「海關特許無約國商船進口辦法」，在此種爲美國人把持的海關「特許制度」下，日本商船進出中國港口，即得到「合法」之保障。

廣東惠陽
民變武裝活躍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廣州訊：八月十九日晨，當惠陽蔣記縣長梁國材乘卡車沿廣惠公路自坪山赴龍崗，途經銘聯坑時，突然觸發變民預埋之地雷，因卡車已越出地雷線，未毀，但車中衛兵被民兵擊斃，梁國材受傷，落荒而逃。車中所有武器物資，悉爲變民繳獲。

膠東西海常專員和農民一起
向自己地主家庭清算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膠東西海分區（轄掖縣、昌邑等八縣）專員常溪萍，和農民一起向自己地主家庭清算。複查開始，常專員路經本區，得悉自己家庭在土地改革運動與複查中，均未向農民清償積欠。此次複查重新掀起，家人一面隱藏東西，一面威脅群衆：「你們鬥別人行，可不能鬥我。」常專員乃回村，在貧僱農會上表明態度說：「土地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身爲專員，應爲大家辦事，家庭更不能違抗大家，大家不必顧慮。」並堅決宣佈：「我的父親如果違背政府土地政策，我就和家庭脫離關係。」常專員當即和農民一起，到自己家裏去，進步講明清算，農民鬥爭勝利後，遠近群衆莫不興奮的說：「常專員眞是大公無私。」

太岳殺敵英雄焦五保
立志改造自己家庭

（新華社太岳廿七日電）太岳解放軍著名殺敵英雄焦五保，在部隊查階級查思想運動中，立志改造自己家庭。焦五保家庭是個舊富農，有地八十餘畝，羊七八十隻，父親曾在舊政權時當過村副，放過糧債。過去他聽到家中被清算的消息，心中不安，但自己當了英雄，又不便說出來，此次在查思想中，他在全連同志的啟發中，感動的說：「我家過去是吃租得利，抗過窮人的，今天我要堅決拋棄封建剝削者的立場。」並馬上請班長同志寫了兩封信，給他母親的信中寫道：「羣衆要鬥爭，應完全接受，如羣衆不敢鬥，就要求門爭。」寫給村幹部的信中說：「要發動羣衆徹底鬥透我家封建家庭，取消優待，把我的成份完全改變，幫助我家變成一個進步的勞動家庭。」

英經濟危機日趨緊急

英內閣緊急研討處理事宜

（綜合報導）近週來，英國內閣已兩度召開緊急會議，研討處理經濟危機的事宜，據各方觀訊：目前之危機，已因卅日宣布美之英鎊暫停兌換美元措施日趨緊急。廿五日下午第二次內閣緊急會議，於聽取起草談判修改英美借款條件之英首席代表伊地（伊氏係英於十五日自美返英），於報告後，即討論此項停兌措施之國際反應，此為會議的主題之一。法新社二十一日電稱：鎊元停兌後，歐洲各國將停止以糧食運英。據美國輸出五日電稱：美國減少英與食品可能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而兩役延東者停止以英傷所需英鎊兩國英的消息，擬與政府本擬於二十六日與英聯行貿易談判，刻亦因鎊元之停兌宣告延期，瑞典國家銀行二十一日宣佈停止購買英鎊，並取消給予商業銀行英元英鎊交易之權利（按：該行七月份英鎊存款達兩千五百萬鎊，現被迫不能兌換美元）。緊急會議的另一主題，係糧食輸入問題，因一旦美輸英食糧減縮，則目前當已使英人口感不足的供食配給，不得不再減少。會議討論如何盡快地恢復英煤對歐之輸出以換取糧食入口。十一日以來英閣與全國煤業局及礦工聯工會執委三方面商討關於增長礦工工作時間以增加煤產之談判，迄未獲致協議。據法新社廿五日訊：內閣會議上各大臣並曾討論與蘇聯恢復貿易談判事，該社稱：此項談判未證實，然「越發可信」，因為自英鎊停兌美元以來，英不能不向美元以外地區尋找重要的入口來源，（指當多的工黨左派（包括克里斯曼與米區則多），均堅主英蘇重開談判。

英輿論界猛烈抨擊

工黨政府依賴美援政策

倫敦訊）英輿論界近激烈抨擊工黨當局之依賴美國援助政策，並評擊美國假如家主般的專橫。雷諾斯新聞二十五日社論稱：「假如我們以為我們靠不斷的美元輸血就能維持我們的國家獨立與國際地位，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那是我們欺騙自己」。該報稱：「……國一打消在一天會再獨得英國所依賴的一些美元的……」。該報稱：「我們正在控制着……經濟的」，「美國……家交涉，「這個國家不必要我們的出口貨，並且阻止我們去那些需要我們出口貨的國家訂立長期協定」。該報……道的美元危機和不可避免的美元暴跌之唯一希望，是……準備則，我們訂約的貿易協定時……長期標準的貿易協定」。……論及英……日社論美元時稱……停兌……英國……為美國的……依成……附國，英國人民在貸款的……不定是一家之主了」。

美物價飛漲

創一九二〇年以來新記錄

（紐約訊）「物價高漲創一九二〇年以來的新記錄」，這是美勞工部二十一日報告中對於近美國物價飛漲之描繪。據該部公佈：五個星期來，九百種基本商品的價格飛漲不已，八月份物價較七月份平均上漲了百分之二，較去年同期猛增百分之十九，戰前值一元的物價現在要八角。據悉，美元價值已跌落戰前價值百分之四十五，一般收入五千元的家庭，收入不敷出，大大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英「眞理」週刊抨擊

——麥克阿瑟對日管制政策——

（倫敦訊）此間「眞理」週刊在抨擊麥克阿瑟對日管制政策時稱：麥克阿瑟計劃把日本變為美國大企業之獨佔領域，權續傷害與戰勝日本之盟國的權利與其他共同戰勝國……。該刊在抨擊麥克阿瑟准許日本恢復對外貿易，並擅定外商回數為四百，把美國放在第一位，分得一百名；把英國放第二位，分得六十四名時說：歷史上從未有過對共同勝利國家有這樣的負責國家，像美國放縱麥克阿瑟一個人物對其會願以生存的盟國作為犧牲。該雜誌結論稱：麥克阿瑟一旦解卸軍界，那他將是一個狡黠而無忌憚的馬販子，一定能在華爾街獲得自己的身價。

就朝鮮蘇美聯委會工作

莫洛托夫答覆馬歇爾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四日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頃就朝鮮蘇美聯合委員會工作問題，答覆美國務卿馬歇爾八月十二日致莫洛托夫照會。覆文中詳述蘇聯政府對聯合委員會如何與朝鮮各黨派及社團協商成立臨時政府一事之立場。莫洛托夫首先就那些黨派社團可以參加協商一事，答覆馬歇爾。馬氏曾要求朝鮮「民主」黨派及社團應獲得「最廣泛之可能參加」，意即什麼黨派社團都可參加。莫洛托夫駁稱：「聯委會之協商對象，為完全支持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決定之各民主黨派與社會團體，對於反莫斯科會議決議委員會所屬之黨派團體，只有在與上述委員會斷絕關係並聲明退出後，始能允許其參加協商。蘇聯堅持朝鮮民主黨派團體廣泛協商，但不欲與在稱有數十或數百會員之團體協商，因此類團體多並缺乏權威，如與之協商，不僅無於收效，且將拖延聯合委員會工作，使朝鮮臨時政府之成立延遲。蘇聯政府認為有自稱擁一萬人之黨派團體，方能被邀參加協商。」其次，關於朝鮮人民表示意見之自由，馬歇爾曾要求不應受任何限制，莫洛托夫覆稱：「協商時發表意見之自由不應受到限制一項，此種待遇首先應賦於堅持實現莫斯科決議之民主黨派團體，而最近在朝鮮南部支持莫斯科決議之各黨派團體已遭美當局壓迫之限制與迫害，且與莫斯科會議決議背民主原則，一些黨派團體的協合被警察所拍捕，其領袖及會員被逮捕，並封閉其出版機關，蘇聯政府認為此種情勢，不能加以容忍，並必阻礙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全部決議之正確執行。」最後，關於朝鮮聯合委員會報告工作問題，莫洛托夫表示同意馬歇爾之建議：「蘇聯政府對由聯合委員會報告工作情形之建議，以便使蘇美兩國立即討論採取有利於完成莫斯科決議之步驟。」

捉便衣

張雨

——清太敵後戰鬥小故事之一——

太汾路上，清源交城間的重要據點高白鎮，住着敵一個保警中隊和鄉村人員便衣隊等。

六月上旬，一個黃昏時分，我三個武工隊員，沿着新陰霧濛的樹林，接近到高白鎮邊上和住日一樣，高白的勾子軍吹起了點名號，隨着不整齊的歌聲傳出來。我武工隊員趁着這個時光，摸着步槍進了據點村，仨個人的內心是很緊張的，然而外表都十分鎮靜。

上午已經偵查住的群眾口中，得到便衣××在敵維家飲酒作樂的情報，武工隊員就向着那家走去，走進院子時說：『喂！要查戶口來了』三個漢便衣滿不在意的坐在家裏，正吃酒，以為『查戶口』對他們是毫無關係的。當武工隊員從酒席上捉他們出來，要帶他們走出據點時，便衣撞作一團，亂喊：『自衛隊快救人！』但是，已經遲了，一個企圖抵抗的當時被打死，一個就乖乖的跟上武工隊員出來了。

正在點名的敵人發覺後，連個人影子也沒見到，但從此敵人從來不得安心睡覺。

看康舒新驗物展覽會後

劍之

本報社清洗了化裝隱藏在機關的地主康舒敷，今天又將他的贓物一一陳列出來展覽了一下，看着許許多多的農民血汗剝削的公物，回憶着他以前的罪行，這一個化裝隱藏在機關中抗拒並改造土地改革的卑鄙無恥的地主，在我腦中是這麼的明確、深刻和具體化了。

一、如此「啼飢號寒」

當我踏入展覽室後，那琳琅滿目的東西，一下就湧滿了我的眼睛，抬起頭，看見掛着五光十色的大塊的綾羅綢緞的料子和皮毛衣服；整丈的洋布市布和棉夾亂衣，低下頭，地下是堆着大袋的白麵與小米，在白麵與小米的旁邊，是紅棗、棗子、銅鍋磁碗、油盤鴉片的瓶罐，好如闖進了一們的一家小飯館。

但是，幾乎每時都在同志們面前遭受饑餓，裝窮訴苦，說機關不照顧公屬，說他母親少吃缺穿，只靠剝削他公家發給他小孩子的白麵摘日子，並有意地在剛調來不了解料況的新同志面前散佈其陰險毒辣的謠言，說他家「啼飢號寒」。

在兩大桌子上面，擺着數十件瑪瑙玉石、銀器首飾、四個金戒指和兩雙生了銹的白洋，還中間，立着一個七寸高的水晶佛像，旁邊，一個農民看着他時，他大聲的嘆着地說：「你們把我康舒敷看……」激怒的說：「除了地主，誰能擺這個鍍擺子呢？」

在十幾盒燕窩與糧化鈣等藥針的中間，立着一瓶魚肝油，如果一個人窮到「啼飢號寒」，連起碼生活都維持不下去的話，他會買那樣多的保養藥品嗎？

當我看到那七塊嶄新的、雪白的毛巾時，就想起他常在同志們面前洗臉時，卻用着一塊舊布。看着這許多東西，再想他「啼飢號寒」，這個陰險狡滑的地主的用意，就不難想見了。

二、原來是個扒手

當我看到他竊取的一堆文具時，忽然，我想起了去年夏天，資料室同志發現他偷去公家的東西，以及假借資料室和機關合作社名義向外攝生產後撿成什麼人了？」那麼他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呢？

據……在機關資料室工作時，他是担任領取保管辦公文具的秘書，但是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一個同志說：「有時間他要貼告什紙時，他就說沒有了。」但實際上，在那些……取了的辦公文具，……一個文具櫃——……光紙、……落，毛筆十一支、鉛筆……水十三瓶、……十個，……字簿……小本，就……的精裝……六本，就……他偷去藏在他的箱子裏。

看了「文具櫃」以後，就立看他偷的一大堆圖書，我一本一本地翻着，書皮上大部份是蓋着「興縣……」「晉西青聯」「晉綏邊區文聯」「興縣中學校」「陝北公學」「一二○師政治部圖書館」以及「晉綏……」和「晉綏日報資料室」的紅紫色圖章。

看完他偷盜的文具圖書之後，康舒敷卑鄙無恥的地主，到底是什麼人，也就不難下結論了。

一九四七　八月二十七日

餓死胡賊

任佳

頭兒提溜着他們回到村裏，找取他藏在地下的八升玉麥。他在孫子毛娃同藏在山崗上注視敵人。

「嗨！」敵人發現了目標，胡宗南匪軍三個騎兵衝到了他跟前：……

「幹什麼的？」隨着三把馬刀的威脅，敵人發問了。

「老百姓！」

「不准動！」馬刀隨着嘶響逼進了他的咽喉，三個敵人翻下馬來搜查他的全身，最後拉住他手裏的糧袋，問：「裝的什麼？」

「我的玉麥！」

「多少？」

「八升！」

「往那兒拿？」

「餵我的娃！」

「拿來！中央軍要喂牲口。」

「不！」

「嘶！」敵人一槍托搗在他腰上，他把腰彎了下去，但沒有放開糧袋：……

「放手！」槍托在他的身上來回的跳。

「不！殺了也不給你狗的吃，餓死你這賊！」他反抗了。

「往死裏打！」

「土匪！土匪！」他把袋口子玉麥撒在河上的抓在他手裏。

「老混蛋！」敵人當胸刺來一馬刀，血染紅了他的衣襟子：……

「砰！砰！」毛娃躲在射擊了，兩個敵人倒了，剩下一個像狗一樣的跑了：……

晚上，游擊隊員給爺爺掘好了墓坑，當要將他們手裏握着的糧袋撒給他時，他硬硬的手，握也搬不開，好像是說：「就是不給胡賊吃！就是不給胡賊！」

